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序五十七

詩集

唐二張詩序

高叔嗣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諡文獻有曲江集說雒陽人  
字道濟諡文貞有燕公集馬氏經籍通考載之自文章  
道熄脩文之士會粹篇類畧求名作悉所目見不復知

有諸家集余曩歲得曲江集京師蓋丘文莊公錄自閣  
本刊傳之求燕公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本友人  
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二集缺謬亡復可  
考二公俱唐相事玄宗遭李林甫文獻出為荊州文貞  
出為岳州叙曰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詩方  
其登台衡執鼎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  
荆南履岳牧懷人寄言託物寫心何其悽也夫士抱器  
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

常之譽乎而時謬不然遠跡江海之溼放意魚鳥之區  
事與願違心以跡孤况逢按劍之怒方同竊鉄之疑知  
讒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來無端咸宣於詩爾嘗觀文  
獻在荆詩云一跌不自保萬全焉可尋又云衆口金可  
鑠孤心絲共棼文貞在岳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  
翁又云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詞旨悲涼令人太息  
然文貞特牽歸思而文獻良多懼心豈其遭傾奪之餘  
尚險仄未平耶今集中載林甫秋夜一篇公酬答甚遜

得於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讒人者竟泯漸何在而公名  
德爛然存於終古嗚呼哲哉叔嗣游郎署時覽公詩未  
覺沉痛既涉江漢三復焉乃知意所繇興復以嘗踐茲  
地也因合刻之置廣視堂齋中堂據江夏山首下瞰江  
漢前使君葉縣衛正夫修築嘉靖丁酉夏四月朔

自得園四稿序

吳時來

自得園四稿孰為之石湖吳先生稷也曷以四先是有  
初稿續稿三稿矣先生潛心理學初伊洛宗白沙病世

儒靡言語無益而顓事操行其論入門則津津喜談良知之說早年有志用世既舉進士出補藩邦知不用遂謝歸築室里中為終焉計其觸遇有感往往見吟咏間故稿多詩吳子讀之嘆曰其斯以為有道之言乎夫道盈天壤間粗之於鳥獸草木精之於道德政事三百篇為詩之經興比賦不同要之本性情歸禮義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辭有工不工道曷嘗有二哉自嚴滄浪論詩謂有別才近方石謝氏又集伊洛以來詩一帙為道學詩是詩與道學判然

二家膠之乎論矣詩不關理奚取於工必直指道而後為道  
學詩則二雅為經而國風可無刪必烝民物則方為知道而  
多識之訓吾夫子亦何取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學之也某愧  
未聞道尤不能詩偶遊先生之邦三年以來寇盜侵尋無能  
朝夕請益間嘗叩先生一室斗大風雨不蔽衣鶉履穿端居  
自適今年踰七十矣手古人書隆冬盛暑不以輟蓋尚德若  
大雅整之於身者先生其人歟其詩即景成意即意成詞當  
其賦歸來而作也有採菊東籬意則類陶既而處田里樂熙

明有擊壤意則類邵若四稿流離寇盜中擊事傷心不勝憂  
命悲窮之意則類杜若格調渾融意趣平淡又純自類其為  
人雖其詩不專主理亦不專咏物然而不謂有道之言也奚  
謂余慚肉食不能靖艱乃俾先生樂道自得之懷化為憤世  
憂時之詞余益忸怩甚雖然嘗與先生論近世諸先進先生  
慕賀醫閭憫其不與理學名臣錄也特著正學編以章之夫  
道有遇不遇醫閭微先生將泯泯無傳耶先生契醫閭於隔  
世而余不能識先生於面矣然而先生之學必傳於世有不



係於謏劣者特為序此亦竊附表章醫閭之意云

人日草堂引

朱白藩

升菴先生在江陽以厥象託玉泉陳君寄我白下子即揭於  
白下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乃己未人日積雨稍霽  
西域金子東海何子吳門文子黃子郭子秣陵盛子顧子相  
約過子觴之齋中賓主凡八人齋南嚮先生象在壁間諸君  
不肯背之坐各東西其席如侍側之禮先是比丘圓瀾自焦  
山來罌中冷泉見餉罌未啟置在牆脚乃覓得陽羨貢茶一

角烹泉為供茶熟以宣甌注之焚沉水香於爐作禮畢就坐  
各瞻仰嘖嘖嘆曰幸甚今日乃得覩升菴先生之象郭子曰  
先生長耳重頤壽者之相今甲子幾何矣子屈指曰戊申甲  
子乙丑庚辰今年七十有二金子曰先生風骨癯然而胷中  
蘊蓄如此殆所謂芥子約須彌者耶盛子曰博哉精哉宋以  
來無此人子曰先生此中如大圓鏡燭理精瑩不以纖豪臆  
見自覆豈宋人之學可語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詎可無述  
子當勉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庶幾因象見象如子所謂

大圓鏡重重發光也予不覺欣然拊掌大笑因歌人日題詩  
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擇其平聲去其重字令童子  
作八闕散諸君前約曰請各賦一篇并寄先生見吾輩萬里  
馳仰之懷何如於是諸君欣然拊掌大笑曰幸甚越二日文  
子圖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為之引復以諸君姓字鄉  
里及生平列於後彷彿季倫金谷之敘康樂鄴中之擬云爾

重刻擊壤集序

萬士和

太音希聲有餘音焉雖焉太音不終希聲也始於無聲

散於千萬聲聲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知希聲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為無聲其妙一矣言心之志者曰詩詩之未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為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為有餘何者謂其出於自然也彼詩有所未法者夫豈離乎自然哉自太音之散於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得不然而音之法具矣自人心之見於詩辭開合首尾有始有卒不得不然而詩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得

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人以言取古為法者，未已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為徒。既有得於無言之詩，則其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聲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

贊其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  
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古  
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  
者哉

跋尚友堂詩集

馮夢禎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筮仕為令歷曹  
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幸兩得之士民  
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噢

咻之不啻親子弟然蓋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  
為詩歷壯強且父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  
士張君者哀錄之為集者六曰游學曰筮仕曰里居曰  
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構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集蓋超  
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於矩度之外者也夫強笑不樂  
強哭不哀飾婦人以鬚髯則不韻傅男子以粉黛則不莊  
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嘗習聲  
律工文辭哉而其率然自鳴之語反見采於史氏陳於

先王至於今尊之曰經而後之丈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豎婦人女子所易而丈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離也夫詩而本之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寧待安排布置耶龔先生為詩不務詭竒大都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清夷簡遠類其為人亦類其為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夜光識



者望而知其為異寶不佞可無辨故拈性情之說以請  
正於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詩集自序

彭輅

曩余弱冠薦於鄉有餘功暇日可以蒐獵百氏凌厲千古  
奈何晏遊惰學復以楸枰送流景也余當其時雖性  
好為詩而莫知詩之所以為詩後十餘年登第寓京師  
則京師者四方賢豪之湊而騷墨藻翰之窟也於是  
有談初唐者且揭風神拔俗之雋純璞未雕之真聞其言

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有談杜少陵者稱其清輕雄壯  
頓挫而沉鬱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悲言悲在樂言樂  
各殫厥趣聞其言若不復有錢劉皇甫也已而又有談  
中唐者予拒之曰中唐氣凡而體弱是何足溷吾耳哉  
而談者則官曹之長翹翹先輩也強聒不余舍俛而聽  
者累日始知其詩之為吐露條達而大厯諸子爛然名  
家不虛也自是循所聞而試為之奈何蒙魯之質徒隔  
涯睇望恍然目擊而身莫之詣也蓋詩之所以為詩者

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視初  
盛遠矣初盛唐之視晉宋有間矣晉宋之視魏祖與孫  
也魏之視漢父與子也 不同言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  
夫神者何物也天壤之間色聲香味偶與吾觸而吾意  
適有所會輒矢口肆筆而泄之此所謂六義之興而經  
緯於賦比興之間者也賦實而興虛比有憑而興無據不  
離字句而有神存乎其間神之在興者什九在賦比者  
半之此國風小雅不傳之秘而靈均之騷所獨濡染而

淋漓者也莊周嘗以玄珠喻道為離朱喫詬有不能得而惟象罔得之夫象罔之所得者豈可得而強哉予之詩每不足於興其詩猶無詩也且予既好為詩則於無韻之文何啻雞肋顧自宦而省署隱而巖林人往往以文字索我日言余之所不欲言又貧不舉火姑賣文為活於是空空曳白之夫與屠沽市販咸來以文見索藉其微貲以備晨炊濟枵腹日言余之所不屑言故急書而畀之仍急煨其草不藏副也語曰目不兩視而明耳

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枝而窮言貴專也  
余之詩所以弗入工臻奧者殆文為之障乎夫之文而  
又不得之詩是以藝家惡夫兼也頃者友人進余以戒  
定之學諄諄策余以年長日暮曷不思所以脫離生死  
而猶業此浮蔓贅疣之言為余聞而是之嗟乎人當意  
氣盛壯之時科目之不足而希富貴富貴之不足而希  
功名功名之不足而希詞藝即齟齬弗獲無不攘臂而  
圖之迨乎晚節末路悉幻而歸諸空於吾無與也余自

是可以忘言矣第平生所撰著精神肝膽寄焉幸而存之家塾俾後之子孫不見吾之鬚眉顴頰而見吾之精神肝膽况酸梨苦李之嗜或有同於予者倘非其人而捐以覆瓿余亦何能與焉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序五十八

詩集

錢生漫游詩草序

顧冶

桐鄉叔問錢生者其家酷貧而頗耐游耐詩詩則嚴事京口汝翼鄔生余識錢生已踰十年亦以汝翼故而每遇之輒改色家嘗稍起矣遂忽不振如故貧也



今年春余返自吳西山而錢生進其首尾詩草曰漫  
游者總若干首乞余為之證且曰某詩殊惡何敢薦  
學士先生顧欲代雉學士先生之門而集差多鈍於  
腕研不勝涸頽不勝禿也始重謀災之木謂非得憐  
某者片言冠諸首恐雉未前而指其後者踵踵矣子  
憐某尤甚奈何靳於言不為某地故某願借子序者  
如此余聞之不能讓序曰夫唐以詩賦羅天下士其  
元臣碩佐如陸宣公裴晉公等大抵向詩賦余也

惟齷齪腐生乃不羞出訓故下聊亦獵一第博一官而已諸英雄跣跣之流皆不與焉將所謂訓故儒者不如詩賦豪哉蓋詩賦軼於駕訓故束於教此真藏拙之府而非程材之路也即唐事效畧可見矣世徒見君家仲文湘靈鼓瑟篇餘平平不類落語便謂仲文猶幸而充賦安在得士曾不知造物特假人手以陶鑄之而其權有不專在人者及至唐中葉藩鎮碁置繡錯都得擅拜官爵於是詩

賦之權又旁奪諸侯凡以詩贄者蜂擾烏集隨贄隨傳傳者垂百輩而最後貫休者獨堅不肯倒易一字甚之朝東走越夕西走蜀也卒乃休名亦不泯於後世嗟乎為唐詩人者豈有幸不幸耶方其盛也上心以富貴逼之而其詩神王者或不盡布逮其衰也下力以僭竊驅之而其詩氣弱者或更大著殆非從時升沉要之因人高下彼以一字而且不果狗也假令效里婦而喪敝帚乎必不欲矣固宜考論

者不偏廢耳錢生貧而無寄舉口莫能言者一切聲於  
詩詩既日工名亦寢滿其游故廣其贄益多第所跡者  
不過咫尺吳越所通者不過二三薦紳所賢者不過割  
俸贏錢所尊者不過分庭左席止矣何論默而徼神夢  
為仲文助不可得即陽而發狂言為貫休地亦不可得  
也雖然錢生且去而汗漫游矣凡宵冥之鄉罔兩之野  
直其龜殼中物况世人猥以詩云者其壤蟲乎汝翼錢  
生本師也晚而好道當有聞者試以余言質之

金臺集序 顧治

余友丹徒鄔汝翼少以公子為諸生即錚錚任俠負奇  
氣喜談兵及天下大事音若洪鐘歲就學使者試輒高  
等稍食廩贖宗聲益蔚起然卒不得第遂不肯竟博士  
業去而業詩以故家日貧游亦日放跡徧兩都會間其  
游黃金臺也京師諸公凡繕辭賦者爭慕之無不願一  
當鄔先生乃汝翼不樂也顧好與狗屠劍客縱飲擊筑悲  
歌燕市中醉則覓燕姬倚趙瑟搵秦箏多集鬪雞蹴踘

諸戲分曹雜進粉黛狼籍便入溫柔鄉厭厭徹旦而汝  
翼還視其素裝易水生寒可掬也則倦而歸歸而產加  
削髮益短因自請老罷弟子員去而會曇陽子仙至婁海  
汝翼始忻然學道盡斥其故業矣丁亥秋余反舊廬汝  
翼適至自江上當是時汝翼方辦嚴由錢塘訪旌陽鐵  
柱觀冠芙蓉支玉杖衣鶴氅余見之而驚以為仙人  
也坐定汝翼手一編示余則往游金臺詩以屬余序云  
余笑曰以君之材情提固攀思襲兩登三最勝矣獨奈

何蛻其幻形而尚顧其泡影為哉汝翼曰不然昔吾陟太行望居庸覽西山晴雪鱗鱗佛寺皆成金銀令人不風而翼已踏鳳凰池繞鴉鵲觀睹一切珍禽怪獸丹荷翠柳與絳幘珠襦窈窕緼縕萬狀綽有霞征雲舉想乃其殘香刺澤頗菟而無所寄聊復點染是集遺諸來者為千春逸響異日者倘邀寵旌陽出世五陵亦何論金臺彼三神五城殆吾眉睫間物耳吾去子矣與子尊形而薄影毋寧留影而寓形焉可也余然後悔聞道晚誠

不知汝翼夫安期梅福兩生者其初不嘗策於項羽書  
擯王氏也邪一不用而棄妻子如屣得棗如瓜者蓋恥  
其身之螢流電滅也汝翼不幸格于時無以銷雄心而  
奪遠志今且掠滄海而東並九江而西矣安梅兩生猶  
將旦暮遇之况是集者其汝翼之土苴乎余又惡能重  
汝翼也於是再酌卮酒為汝翼壽而別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序五十九

詩集

吳景猷詩集序

邢侗

今海內物力多絀獨文力校盛窮閭下邑人人工為詩  
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實類甚塗鴉俛署以為鳳  
畫虎自匿其近扃樗櫟無裨於巨匠竹木卒歸於瑣屑

者矣其或渭城止限於一曲則全體之艱金刀未槩夫  
鬢毛則難歲之艱雨既歇而星榆未耀則啟晦之艱天  
方春而甲萌弗墀則振秀之艱百年萬里反昏離合疇  
能為何李故物也中原白雪騎重雄桀誰其為王李濫  
觴也程李說餅右軍噉麪亦既著明矣而必文之以起  
搜飢飪薄持牢丸則用脩之為累乎秦時明月漢家長  
安亦既雅訓矣而或雜之以聯拳足蝸細看淺把則德  
涵之為病乎吟箋率承晚季則雲停之波靡乎壯氣間

沿吃叱則棲居之俗漸乎加以人懷心競物情膺借傳  
武弗愧於人知柴郎力訟乎禿竊耐窮忽遞才致受困  
翻風下而綠珠上後彥媿交讓之陰脫光斬而鷓鴣雋  
異才厄剝割之數嗟乎此道誠難言哉余年友閩漳吳景  
猷先生者墮地靈異等身涉誦不器允屬乎君子踰勺  
卽推乎國士弱冠對策出握州篆入佐司寇歷涉藩臬  
間而里居廬處歲月屢易觸情抒性撫運感物階除移  
半甃之影燭花垂一寸之炮夏歌廣鬱陶之致楚謠極

正則之變凡百先正嗚矢枚馬爰有貞婦擬議團扇劉  
司空之傷亂郭弘農之遊仙許徵君之自叙陶彭澤之  
田居盧照鄰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澆水高  
達夫之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輞川杜拾遺之  
秋興劉隨州之聽笛皇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槩括興  
象速肖南車首路岐道下泣高宴排當簿主退舍襟情  
倏乎雲漾藻思洒其泉薄邈風華於麇閣儕隱淪於環  
堵梵靖抉其幽闌夷裔殫乎單外洵可謂詞躔七曜語

陣三行者矣先生靜思孝子惻閔忠臣耿介廉士淹洽  
秀才忼慨將畧差分計智徒以短造未臻乎耄境齋志  
蚤親乎漆盃賈生未返乎前席仲舒竟虛其廷獻所謂  
交讓剗割之喻不獨詞華吁可悲矣蒙而持論眷言先  
生由前云云總之去瑣而攬巨彌中而詣寔鴉鳧遠於  
高里虎鳳還其所知四艱妙於風削八士守其寸長斯  
不亦盛明之罕觀吾黨之大涂哉先生有子亮恭嗣成  
進士代倡建鼓以蒙同人忝廁屬以前茅蒙也腹痛未

申何心結綴嚶鳴在臆猥抱吐偈聊贊數言用質震旦  
騷壇云爾

馮光祿詩集序

于慎行

蓋嘉隆間齊列大夫修騷雅之業者於歷下有李滄溟  
先生北海有馮少洲先生李先生所為歌詩力追古始  
以調高一代而馮先生所論網羅數百千載以富雄一  
代海內觚翰之士無不望李先生之鵠以為騶虞狸首  
而亦無不蒐獵於馮先生之苑以為陸海藍田於是齊

以二先生見重於天下然馮先生所自著歌詩獨  
笥藏未出世莫得而睹也以為先生吐納萬有放  
之毫端必且鈞深索隱亢節高張以凌厲當世而  
予從太史用韞得受其一二顧又淵然間靚粹然  
莊瑩浮聲切響按之無郤而有所不欲竭於辭不又與李  
葩雋藻抽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於辭不又與李  
先生異邪蓋嘗以為古之脩辭者積閱而用嗇其  
神常應於有餘後之脩辭者入少而出多其力常



操於不足有餘者得諸心故不厭為醇雅和平之  
調而自不能已於高華不足者怵於目故愈務為  
瓌奇亢厲之音而終不能脫於纖靡此不可以不  
辨也且夫才有所出而趣有所極李先生致在不  
能不為而馮先生致在能之而不為皆所謂應於  
有餘也譬之於水水之發源長而積也厚時而為  
洞庭為彭蠡汪洋淵涵一碧萬頃不見其波而弗  
謂之平時而至於巴東之峽呂梁之津砰礚洶湧

傾洞天地而弗謂之險何也其所以為之者皆有餘而已矣乃且有技於此激行潦之水出諸旋渦埒竇之間極其力之所操使之懸騰疊躍以騁陵湔之觀豈不亦洞心駭目而大智以為鑿文無有矣此無他不足之効也以此衡之二先生之指趣亦必有不謀而合者顧世無能深識之耳馮先生者其兄有三先生繼其先中憲公之業並以博學工文為齊魯諸儒冠冕而太史繩仲公之武益光

大其家學以雄於著作之府故馮氏之於藝文若  
裘氏治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闕閱方漢前將  
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於兄弟  
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推其行能第一而時亦  
不究其用以先生揆之又先後相符也信於才而  
絀於用自古然矣彼天道於名實之際其酌損何  
如哉先生文賦稍多尚未及付梓先刻其詩若干  
卷

盧子明詩序

車大任

我明自國初迄今重熙累洽海宇晏然薦紳及韋  
布之士擣華挾藻代有其人噫噫盛矣在永樂時  
有高廷禮氏集唐詩品彙一書從中拔其尤者題  
曰正聲誠大有功於詩教云及閱廷禮其生平所  
自為詩如片影懸珠斗微光下玉鈎旌旗半捲天  
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諸如此類神韻超然蓋其  
時風氣醇厚直取唐音而追配之矣乃子明去廷

禮頗遠而志竊慕焉亦取國朝詩刪繁撮要拔其  
尤者彙為六十卷約四千二百篇有奇亦名之曰  
正聲而其生平所自為詩不與也有愛子明者因  
取子明先後作合而梓行之請予言弁諸首予則  
以詩不易言三百篇尚矣降而楚騷而漢魏而六  
朝而三唐其體愈新其變愈極無亦世代使之然  
歟要之神韻則千古一轍不然者櫛字餽句刻鵠  
效顰謂之詩也可乎今觀子明詩辭藻氣骨種種過

人而又寓悲愴於和平蘊神奇於渾樸大都神韻居多  
則亦奚讓廷禮氏矣詩如廷禮而後能選唐詩詩如子  
明而後能選明詩上下二百年間兩君不多見也頃余  
在金陵與子明談藝朝夕知其坦衷直度蕩無城府又  
從倪生江生聞其先君廣文公暨兄子孝俱有詩名子  
明少承家學矢志博雅自築室於狼山之巔俯瞰大海  
忻然有得閉戶幽探者二十年意興所到輒於詩焉發  
之已而愔然縱情江湖之上先裹糧走白下眺秦淮之

故墟追六朝之遺事復從姑蘇就虎山禪林居焉抵錢塘放棹西湖悠然樂也返轡姑孰訪謝眺之青山登采石弔李謫仙之墓又欲登衡山涉彭蠡遵海岱為五嶽之遊其用心已勤取益亦廣矣且居常屏謝鷺塵寄情寥廓不妄與人交即素所知識薦紳不通一刺蓋與物寡營而專心大雅此其人真不與世之談詩者同日語矣以故其詩益奇進若狼山之東走數百里而烟霞變幻可觀也若大海之善下而萬派朝宗莫測其涯涘也

予是以信志士立言良不易云假令子明無潛修遠覽  
之助則神韻不生神韻不生則雅道不昌詩固不易言  
也雖然亦幸遇太平之時而歌咏之耳噫嘻盛哉此今  
時風雅之所以超軼往代哉是為序

汪明生詩序

邢侗

夫輶以載也蓋以盛也削以斷也帛以蔽也皆物也而  
法存為輶欲頡典蓋欲脣厚削欲蔽而無惡帛欲器蝨  
暴宿之相得皆緣法也無法則無物也由是以談文府



稱詩是謂善物也而法或侈之抑或弁之巨人著態於  
逵肥小兒呈姿於媼媼皂隸僭質於乘韋王公降行於  
執戟易形變位詩以衰已明生故歛產比遊中原而立  
之齡戢身四壁藜牀布祇不關聲聞非石室玉板之藏  
不涉非甌甌敦鼎之識不辨非生金填關之幻不博非  
鏤燒破析之餘不闕而又窮煙於史籀獵紙於蔡倫搜  
筆於蒙氏討研於仲由摧狂之市靈照隱名殆十餘年  
而書始出其書大抵皆稱詩今觀其詩不眡形不以造

不定位不以發條流槩枯可借而言譬之純王則秘秘  
於冠冕譬之英霸則肅肅於壇坫譬之刑章則斤斤於  
科令譬之軍政則鑿鑿於訓厲而明生猶不自意也曰  
元范布衣簡賤奚知詩能不苟於為詩而已夫輶之頡  
典不苟於為輶也蓋之昏厚不苟於為蓋也削之倣而  
無惡不苟於為削也帛之器蚤暴宿之相得不苟於為  
帛也明生其諸輶蓋削帛之為工乎於志有之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明生之詩休慮刳心功乃以成關中南史

子興雅負敬禮之識副在和凝之拔殺青甫已森絕奔騰家見賞於郢音人盡赴乎涿水斯足傳已明生行詣涓川便姍磨鏡拜尊帆乎無及攀棺企其庶而明生其或張大乎穀函南史則亦關尹之續爾

穀城山堂詩序

邢侗

吾師宗伯學士先生以日講事今皇帝最久受眷知最渥其予告家食穀城則以先生屢疏控懇移疾休休云乃今居諸荏苒十餘年往矣先生時年正六十色甚澤

志甚愉而召還之旨迫在旦暮先生一若弗聞也者比  
以一編馳示小子侗曰此余平生所為韻語也子其為  
我校之紀之侗受而恭讀焉凡踰旬稍稍涉其涯涘乃  
借論曰有是哉先生之值盛明也盛明之獲有先生也  
洵非偶然爾也夫有唐制作之業獨歸之詩要之擅絕  
而難繼則又獨歸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上  
詎乏宗工而以沿習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嗛  
其爾雅痕露態則失其穩嚴是之為初唐彼盛之軼於

初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為之也譬之釀  
焉耐以重醱醞以法極漸清深而蘊愜洽靈和溢而天  
籟鳴盛之為盛可知已我明荷天隆運氣化涵融故其  
於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間才愚得抒臆而談焉李何  
崛然並挺力振孤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魁強竭蹶  
以為盛唐而化鴟之眼厥有微譏江東歷下據時全盛  
流羨開元之座即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於歷下之壯  
盛而成於江東之末年論其年代若合開元天寶大歷

之世而先生者倚歟休哉昌明之際於斯為甚矣先生  
降神名嶽夙負幼清蚤奉嚴亭青箱付授之日雅言乎  
詩而又加以熙朝之所淳湛逮官翰苑彌厲家學以茲  
地望不以資詆達而以窮秘檢不以廣游道而以適深  
衷性靈所會遂百同曹憲戶溷藩香置刀筆而後其書  
成書凡百卷不盡述今畧辨晰其詩清靜淳粹則孝子  
之處心乎優柔溫厚則君子之厝躬乎欽嚴秀特則太  
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翕則重溟之巨觀乎華粲敷腴則

需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削籥之集成乎從盛明而出先生之業就盛唐而測先生伺竊謂先生律絕歌行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兩無負若以樂府古詩而儕先生於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此其故難言矣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姿何宜遜骨不寧惟是假令江東以欲野敵山之勢而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壘即起歷下而抵掌於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於銜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抗聲文苑則

夔龍弗愈於馬班正色台司則李杜或慙於伊傅何也  
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之鮮備也先生貴為王佐尊  
則帝輔託詠屬詞卓焉名世不亦天授也歟先生係屬  
人心甚切有頃天子亟下黃麻而相之屬所司親勸駕  
焉則馬班李杜一日而都伊傅夔龍之席所為稱報張  
大盛明者曷極而盛明與先生構不徒以聲詩故斯又  
無前之緒矣門下士侗老於一壑學植雖薄尚能勉撰  
中和樂職宣布聲詩以為先生藉手丹陛下也



程中權詩序 董復亨

凡學求似耳弗似弗是雖然似之而亦弗是也夫學又各自有真也真者人之精神血脈也似者人之面目皮膚也學之而似是舍己之精神血脈而借人之面目襲人之皮膚也嗚呼真弗真弗是矣而詩道更甚三百篇者三百篇詩人各自寫其精神血脈之所注向也漢魏似三百篇乎六朝似漢魏乎唐似六朝乎即唐人中青蓮拾遺長吉樂天文房子厚各相似乎不似也不似所

以為真詩近之為詩者學三百似三百學漢魏似漢魏  
學唐諸家似唐諸家夫似曷嘗非詩然而非詩之真也  
無論學步效顰祇益之醜即優孟為叔敖胡寬營新豐  
似矣然是真敖不是真新豐不故曰弗似弗是似之而  
又弗是也程中權者新安之詩友也其為詩近三十年  
余嘗取其詩偶一寓目求之唐弗似矣求之六朝弗似  
矣求之漢魏弗似矣即進而求之三百篇弗似矣惟肖  
題已耳不牽旁門物料寫情已耳不旁古人生活沈着

而不必為俊亮之響辨博而不必為高古之調綿密而不必為枯寂之思的確而不必為形似之語以行役詩者則中權行役之詩也以贈別詩者則中權贈別之詩也以寺觀詩者則中權寺觀之詩也以俠邪詩者則中權俠邪之詩也可莊可狎可淡可濃可近可遠可大可小而不可令似古人一語即古人亦欲似中權一語不可余謂此中權之詩中權之真精神血脈也世為之詩者猶其面目皮膚也夫面目皮膚又何足言詩非不足

言詩不足言詩之真也余友顧太史嘗與余論史謂太史公列傳每於人紕漏處刻畫不肯休蓋紕漏處即本人之真精神所以別於諸人也余嘆為知言噫知史則知詩知太史公之所以為史則知中權之所以為詩

畢孟侯詩序

方宏靜

畢孟侯使事既竣將還朝爰集其詩言曰康也勤萬卷而論百世則弗敢畫而苟不以正於當世長者將惑是懼請辨焉余讀之竟曰是大郭之靈運也夫體具矣辭

麗矣堂室之間無弗詣矣夫孟侯垂髻而擣藻已驚時輩弱冠幾立而委蛇於清華之署造物者不以簿書期會役之既縱之矣而孟侯之篤嗜苦心其揮屈壘而短曹牆何超軼也余年運而往矣秉燭之明奚以益於日中之煌煌哉蓋嘗讀涇野氏之序空同子之集也惜其為屈宋諸子而曾思程張胡弗為也曰君子哉涇野氏論歟余則有疑焉夫使空同子不為屈宋諸子始可曾思可程張邪即為屈宋諸子而不可為曾思為程張邪

余以為道一而已矣理學詞章非岐為二者也且也洙泗之門固列之文學之科質勝則野草創之討論之潤色之是以善為命也辭之弗可以已也言不必有德則蔽非文之過也列宿之章也百卉之華也天地之文也而可曰何以為乎孔子曰文質彬彬一言盡道是以世為天下法涇野氏之論毋乃岐而二之歟余是以疑雖然子言之辭達而已矣吉人之辭是以貴其寡也空同子之集或亦有可損者雖不掩瑜而元凱之僻皇甫之

淫倘有撓之者歟故夫涇野氏之論君子也孟侯之才力自可屈宋諸子可程張可曾思涇野氏之論請以為孟侯益願孟侯兼之孟侯方以宅俊楨國其虛己以應世乎則定性之旨也先憂以匡時乎則訂頑之度也事有道之朝言足以興不變塞焉則曾思之訓也若是而為屈宋諸子其文蔚以載道奚不可者合并而時出之大人之學具是矣木訥者薄華溺博者忽樸其於彬彬之道胥間歟余年運而往矣其言世應以為迂雖然願

孟侯之兼二者而一之也

黃石函孝廉園居稿引

劉文卿

余往謂刪後亡詩而有詩有詩而亡詩竊不自揆於當時之作者相睨於工力色澤之外如塗毒鼓遠近聞者無不喪身失地建安以來作者如林觸者如戟死者如陳陶之兵朱殿草萊鮮可勝詰則詩之果位非夫古之所謂博大真人哉然而鄭衛之什咳下之音無不取裁大成盛推辭苑所謂亡詩而有詩也王仲淹氏謂其性



情不忘殆千古定論諸文士窮祖述惟恐其不肖也不  
焦氏而廬江也不同谷而七哀也遠別離烏栖曲奚必  
有所刺好色而輕失守謔笑唾淚蔑不有也而實則工  
伎也故其氣格有所得亦有所失於詩非吾宗也而猶  
然詩也余友右文氏素博物尤銳詩歌俊慧清婉無所  
不當於諸家而近體言杜陵言右丞古言鮑謝如秋興  
宮詞等篇刻羽雕葉冲融映人如令其骨鑿然鬱鬱然  
程之五父之衢必有以幸明遠拾遺者右文始基之矣

右文履迹稀於四方於邑之山水無他奇者每為園中  
膝吟坐嘯千里不忘土風乃太史公留滯周南渡淮登  
岱宗而文章益工夫使之神氣飛蹕與五嶽俱騫者非  
江山也耶而廬江垓下感於何有參諸至情響以天籟  
豈為地低昂擇乎右文知詩之本者也今以後日躡關  
元蹴梁甫求所謂果位者而證之則右文有詩即不格  
以聖流樸而始華略其凌厲假澤之態亦建安開元之  
壙也則右文有詩右文於詩固無所不得矣余輒以往

日之測詩者而質之

菊山黃先生詩集序 鄭以偉

今言詩者有二一主於摹以為斷木為綦梳草為鞠莫不有法况神明之物乎故奉唐以為功今夫摹何不可哉懼摹之不肖而以襲代也一主於創以為臨帖學書似之愈甚去之愈遠要於情迫境會破天地未有之吻為奇耳夫創何不可哉懼創之不得而以俚代也兩者皆蔽而襲為甚夫但猶自道其情襲則拾潘丐瀝涕笑

不得自由其巧者為優孟之叔孫可以一驚楚王而其  
拙則具面之技其肖人者亡矣惡乎可哉苟以我為詩  
而借法於唐則唐即我也以唐為我斯真能唐者矣明  
之真能唐者信陽北地以後溫陵有菊山先生焉先生  
負經濟才困於一第筮任舒城移刺衢州各有惠政卒  
罷去徜徉於龍首紫帽之間其為詩自出杼軸法不乖  
古多取精而簡出之奴選隸騷盡驅百代以供佐使讀  
之者如宮縣並奏競氣繁聲不專一族然先生之詩非

有意匠古乃古之不得不為先生用也非先生用古而務脫其陳乃古之用於先生而新景出也先生摹唐唐摹先生乎哉吾不得而知也先生既逝家孫少宗伯毅翁師既已發先生之蘊而輯其詩凡若干卷授予同年李君繩伯鉞之蓋祖笏之瞿也鉞既成師以敘屬不肖偉不肖偉曰論詩於初變易論詩於既盛難何則凡初變當蕪累已極之後勢不得不劇之以歸於敦琢在去其俚而已改觀矣故曰易若已盛之後飾窮於無所加

而習結於衆所趣非去其襲不可故曰難國初諸公易  
鞅任之音為大雅之響亦猶王楊盧駱變駢麗為溫厚  
似初唐然予以為洗勝國之舊而空之正始之音也至  
何李以後苞者盡吐厚者盡洩其在開元天寶間乎似  
盛唐既盛矣士之口誦目駭無之非時所嚮者遂不知  
其然而入於襲故去俚易而去襲難先生為詩自其天  
性無意於撫古故無文士雕蟲鬪鶴之態而體勢自渾  
師恒為不肖言先生詩若不經思义手之間百韻俄成

古所稱能事生於天殆其然矣並先生時閱復有鄭繼  
之亦以詩名評者謂如冰稜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  
父老譚喪亂間事語語實際令人歛衽欲絕蓋得杜之  
骨先生詩其意義格律大略相當而才情過之可謂兼  
得杜之神然要之兩先生皆不相襲者哉

楊泠然詩序

鄭以偉

宋玉之言風曰枳句來巢空穴來風人其詩之空穴乎  
故人不得已而有詩詩似非人之本然亦惟詩為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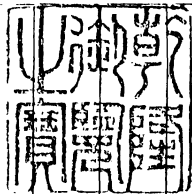
不得已則人乃詩之本然也空穴具而風來矣人具而詩來矣當其來也孰禦之哉國風半出委巷歌謠之作矣非曰求工其來者皆其不得已者耳余與楊冷然為二十年異姓兄弟各烏獸散者數年忽送薛魯叔於楚宮見面如優曇花矣而張君一所敘冷然詩已盛行於天下冷然於詩若四威儀二六時中不廢其工者如君一所云朝嵐夕霏鳥聲雲影出入胸次見於嘯歌然皆其自來者也冷然令山陽有元道州風用才曹郎選侍



藩邸講筵亡何罷去起為四門先生而好吟不輟若唐  
人所謂陰有程督者夫楚無風而有詩詩之萌芽自楚  
發之非其初無風也不見採於太史耳冷然從江右徙  
夜郎夫江右半楚地詩在宋以雙井為教主而列陳潘  
謝洪之徒為法嗣好事者至作宗派圖夜郎古荒服自  
青蓮乘風後豈無里巷歌謠如風人詩惜未有採之者  
耳其為詩空穴者固在近世孫宗伯淮海起而振之  
淮海如皋產也而寓清平衛其論詩則謂不知學道不

可以為詩數十年復有冷然冷然亦自廬陵徙貴州衛  
自是夜郎亦如楚無風而有騷謂自淮海冷然發之可  
也冷然任宦即落拓氣類相許非雲霓椒蘭鏤金贈弋  
之離也逢世休明非有孔靜幽墨寃結紆軫之鞠也遇  
與三閭異而糝玉石於一槩悲方正之無媒或亦與三  
閭同讀其避暑錄如蟬蛻人間石林草間閒十畝覺衰  
我生之無樂幽獨處乎山中之為迫狹乃其觸時張世  
又不勝慷慨蓋趣味冷故作無情黠心腸熱故作有情

癡屈子多憤而遠遊露其冲旨淵明恬淡而荆卿一咏  
發其壯心冷然有陶之壯而出以恬得騷之幽而無其  
憤殆以學道為音韻者也使異日鳴國家之盛如淮海  
其誰謂黔不楚若邪嚴滄浪以禪喻詩古宿有問眼來  
屬形還復形來屬眼余謂水鏡接而道自然古人善詩皆  
有物於外以主之人情寂然析圈白注吹萬接則往來  
於冷然者亦風穴之交而已冷然深於禪其以余為具  
金剛眼睛不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

六十九至  
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

臣李巖

謄錄監生

臣邵敬修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序六十

詩集

二廬先生詩集序

徐學謨

蓋余觀於吳中二廬先生之詩而知採詩之係於觀風者大也夫詩何以謂之風也詩非風也而當其所感觸出之以天倪猶大塊之有噫氣也蓬蓬乎動於物而不

自知而亦無所不至東西南北善行而數變故謂之風也仲尼刪詩三百篇始風於二南尚矣其他列國之詩各因其謠俗之變而互為之聲若鄭之靡唐之嗇幽之忠厚陳以巫覡著秦以駟鐵雄又何嘗以一律概之也乃聖人所以各存其故而不廢者何哉取其出之於天倪而無事於假借不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為也如必相假借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如今人之所為則列國之謠俗混為一風已則不能以自辨而



採詩者將奚據而觀之乎余是以知古今人之詩未嘗  
不同而所以為詩者則異也夫大江南北其謠俗之不  
相為用豈不稱較然哉其發之為聲詩大都北主迅爽  
而南人則誚其麤南主婉麗而北人則短其弱而要之  
不說於率然應感之情即仲尼而在均有取焉南北人  
亦何相笑之有余吳人也故知吳人之詩自國初高陽  
諸公以婉麗倡之稍祖唐調二百年來作者輩出即其  
人才力殊稟然皆以吳人作吳語務極其所偏至各自

能名家雖間以弱誑要不至沆其質而漓之也蓋余猶及見其人焉逮嘉隆之際而北風日競矣一旦坐奪南人之氣而少年爭附離之決臆掉吻馳逐叫號於是和平雅淡之調希而傲睨浮薄之音熾率詞揆方不知是遵何風也哉乃若剪綴綺語錯落篇章情景無窮而轉換有限始驚艷治終於數見不鮮耳此所謂欲逃乎吳而彌遠於唐者也故余嘗持論謂詩莫盛於今日而亦莫衰於今日適盧中翰仲諤示余以先世遺稿一編蓋

伊祖伯仲師陳師召二先生所著余為卒業焉見其詩  
雅以質勝能會情切景而出之於天倪絕無今時詭飾  
矜勝之習庶幾哉余所謂及見其人焉者蓋二先生皆  
仕於肅皇帝在位之初年當是時海內承累朝熙洽之  
後人俗近樸而搢紳士大夫率重本實而薄假借其為  
言皆自言其所能言即不能言必不肯勦襲他人之言  
以為言矧二盧先生又皆能言之士宜其詩表裏洞然  
如是藉令今少年讀之直野人語耳嗟乎是誠野人語

也則孔子所謂從先進者舍二先生何適哉余故樂序其詩歸之中翰君刻而傳焉俾觀風者可以論吳之世也

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詩卷後序

萬廷言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廷言誦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諸詩而論其世其殺皇南巡金陵召見之時乎是時先生既擒濠逆克豎攘功陰構陽擠入在左腹召至采石而咫尺不奉至尊禍且莫

測蓋亦危矣彼怵於死生禍福之交者垂首喪氣怵  
覘覘不能自存而世稱敏畧之士又投機乘便僥倖於  
須臾固皆不足道其豪傑君子善處患難不忘其忠亦  
不過悚息待罪達旦不寐繞牀歎息而已固未有捐得  
失之分齊死生之故洞然忘懷詠歎夷猶於山川草木  
之間樂而不忘其憂油油然不失其恭如先生者也嗚  
呼此九華之詩所為作而誦之者之當論其世也歟蓋  
其良知之體虛明瑩澈朗如太虛洞視寰宇死生利害

禍福之變真陰陽晝夜慘舒消長相代乎吾前遇之而  
安觸之而應適昭吾良知變見圓通之用曾不足動其  
纖芥也其或感觸微存凝滯念慮差有未融則太虛無  
際陰翳間生盪以清風照以日月息以平旦煦以太和  
忽不覺轉為輕雲化為瑞靄鬱堦之漸消泰宇之激霽  
人反樂其為慶為祥而不知變化消鎔之妙實在詠歌  
夷猶之間脫然以釋融然以解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故  
觀此詩而論其世然後知先生之自樂乃所以深致其

力伊川所謂學者學處患難其旨信為有在益知先生  
千古人豪後世所當尚論而取法者也苟徒詞而已騷  
人墨士工為語言者耳何足知先生哉嗚呼先生所處  
死生利害之大猶若此况富貴貧賤失得毀譽之小吾  
人可自隕獲乎隆慶丁卯予在汀州幕僚周君子顯持  
是卷示余因有感先生之學而論其世敬識其末云  
子顯先大夫交於先生子顯少亦有志三復先生之詩  
而思其家學子顯雖未遇當亦有詠歌夷猶以自適而

貧賤窮達非所感感然則庶乎尚論先生之實而不徒誦先生之詩也已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萬廷言

初嘉靖壬戌予以應試來京與孟誠李君識許君孟中於衆人之中因定交於兵部主事南離錢君邸舍未數日三人同舉進士李君早得家學予不肖從念菴羅先生聞主靜之說兩人常相議論君為一菴唐先生門人謂予兩人言甚當日喜聞予兩人言李君英爽超特予



固滯自守人見謂高簡君中剛外和溫然可愛故予兩人尤喜就君以自潤蓋自初識及君授官南部時中間十餘月無日不相聚予兩人為西曹郎每出署馬首所指兩家僕隸不問而知為訪君君有出僕隸亦不問而知其之子兩人也三人之交如此頃之君赴留都視榷真州李君告病歸南山各不相見者兩年後予奉使過真州與君泛長江登金山徘徊枕江樓者數日各有得而別又明年予為禮部君改吏部再聚京師吏部故事

鎖門避嫌而予與君日講學如在西曹時人遂以為忌  
丁卯隆慶改元春予出為雲南督學尋謫去君亦以病  
乞歸自是君臥菖水之上予竟以罪斥屏居桑林不相  
見者又四年矣庚午冬君兵備雷廉過桑林時李君已  
先起復亦官廣中予念與君再聚京師李君以病及憂  
居家今二君方良晤未已而予則已矣故予為詩寄李  
君有想君論到同心處回首應憐少一人之句蓋深有  
所感不徒在離合窮通之際云又明年壬申秋君移官

入閩自虔遣詩來問予時有祖母之喪又次兒建明病  
夭悲痛相仍不暇讀無何君竟以前吏部講學之故謫  
官淮揚今年春予卧病桑林靜追往事取前詩讀之見  
次子之作云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鼎足人三復  
不能去手甚矣予三人者之不能相忘也自初識君至  
今十有二年中間蹤跡不一何嘗一日不在念耶離合  
之懷則有之又何嘗一念在窮達之間耶予三人之心  
遠矣世方提貴賤之柄伸縮而榮辱之亦左矣雖然此

心未易言也因記往年與君夜坐枕江樓時石瘦水落  
驚湍若雷喧然在耳少焉聲響頓歇四際幽寂如洗罽  
垢而遊物初與君異之開牕俯視潮漲石沒水平若鏡  
月在海際光隨潮滿獨聞曉鳥於是與君浩然四顧振  
衣千仞之巔思反身而誠踐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實  
事遂各為詩而別嗟夫今又十年矣撫今追昔心體宛  
如皜皜之精洋溢江漢能終無蔽矣乎讀所寄詩超邁  
精澈徃徃見此意於言表則二君今所商切可知矣顧

予深歷艱難固滯猶昨三復益增愧歎因敘而書之納於二君一藏於家見予三人所同心者有在又志予之愧而冀二君之終不忘也萬曆改元五月午日

泛舟詩序

萬達言

余世家東溪之上溪北為太湖縱五里橫里之半縈抱溪上如玦兩岸多老樹最異者大松千餘株屏舒壁竦森秀深鬱夏秋月出當兩岸空處天空水清松林納影其中幽光邃碧下一色棹舟溯波涼風徐來如大圓

智鏡不知身在何世溪南為小港上抵三江口注東西  
兩大河委流下通會城約二百里其可遊者自溪之側  
左灣楓樹潭始委蛇瑩澈明沙淺渚小舟與白鳥浮沈  
自此抵石岡十五里港水北流而岡逆折南向孤拔數  
十仞羣松冠巔月夜望之鸞停虎峙有禪師菴在焉登  
高撫檻良疇萬頃星在平野朱羅閣皂西山萬壽之勝  
隱隱皆在几席萬厯乙亥仲夏望後之夕湖水初平明  
月如晝家君命予小子棹舟舉觴邀族父太常君吳子

維興攜二三子玩月湖上明日夜太常移艇由潭抵石  
岡而吳子闇卿實卿偕來振衣登高飲酒樂甚海白星  
殘乃醉而別又明日各為詩以賦其事闇卿謂予曰自  
有湖山未有此樂是詩不可以無傳子其一言於簡端  
予曰此秦風蒹葭之詩之所為作也蓋其所謂伊人者  
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視遠舉抗精神於物表而倏然塵  
垢之外者當時秦之風俗外則悍鷙於馳驅獸獫之雄  
內則頽首於寺人媚子之令急夸詐而尚首功已不待

商鞅之教為然其時高人逸士苦溷濁之難居思奮羽  
翮以自灑濯於清波浩渺之上而四顧無儔則騁盼兼  
葭之遠託興溯洄之從庶幾一寓焉而未必實有伊人  
之可即也然自今誦其詩感其志蒹葭泝渚真若有伊  
人在焉將褰裳以從之而忘其為寓言矣詩可以興不  
亦信然歟矧學道君子凝神明遺耳目挹平旦之氣以  
滌其邪淫穢積之私冥太虛之精以暴濯於江漢秋陽  
之潔躬清明而遊物初廉頑立懦起弊維風雖一詠歌



夷猶之頃將山川為之凝秀而日月注其光華百世之  
下際霄窮壤昭昭乎在人視聽之常久而彌著也奚必  
極目於蒹葭之縹緲乎其感人又可知也今固未能也  
然幸當明時無簪組之累姓名混於鹿豕得自放於溪  
山泉石之幽漱道德之芳潤餐蒹葭之零露心境相融  
奚啻寓言則是詩信不可以無傳也吾子識之予嘗謂  
史有不可信而論貴當情謝太傅在東山若無意於天  
下及輔晉視桓温符堅如搏小兒於掌股之中卒成大

業此其畜量以合世乘物以御情有非人所易測者而  
史以折屣譏之謬矣子瞻自謫齊安清高自居傲睨一  
世固未免知者之過然渡海以後所造曰蘧庶幾所謂  
齊得喪一生死者高風大節獨不當比於秦之所謂伊  
人者耶而世儒誚之太刻不亦過乎詩中有及二君子  
者因并書以傳俟學道君子鑒焉

秋泛使君湖詩序

宋儀望

余自春按河東踰夏涉秋乃巡行支郡過臨晉聞有稱

五姓湖者湖上有寺多深林古木余乃迂途往觀之因喟然太息曰嗟乎晉地土厚水深掘地數十尺乃得泉泉多鹹適意殊苦之惟是湖周回數十里滌洄衍溢不異吳之橫塘越之鑑湖乃徒以土人捕魚為利湖以故遂冒名五姓吁亦可異也昔子厚謫桂陽以愚名溪自謂溪且見辱然賴其文卒流聞至今獨怪其作晉問未嘗一述茲湖俾與愚溪竝聞於時豈地之顯晦固有數耶余既坐湖上遂操舟泛游移時徜徉賦詩扣舷而歌

之蓋宛然江南佳境也已感李白郎官之游遂更其名  
曰使君湖焉嗟乎茲地自虞夏以來皆為畿內近壤當  
時君臣兢兢相戒惟以平水土教稼穡為務至於宴好  
游佚蓋邈乎未之聞也夏后氏既衰太康始游于畋盤  
戲無度於時羣臣咸怨五子之歌讀之使人悽惋流涕  
未幾遂有后羿之事乃知自古君臣慄慄危懼若墜深  
淵而不敢以一日自逸其躬良有以哉良有以哉自虞  
夏至於今且數千年以予所見茲土習俗咸盡力於商

賈稼穡絕無所謂亭館臺榭之觀殆有先王之遺風焉  
然至於嗜利務積貪鄙無厭則又非虞夏舊俗矣余不  
暇遠引即如湖水本以利民徃徃爭水灌田聚殺譟詞  
株染動以百十數彼其始徒以利心相隙險衷相傾遂  
至親戚為仇鄉黨成敵若是者豈獨小人為然哉由是  
言之則是湖雖幸見賞於余恐終不免辱於土人後人  
且益誚余愚也詩凡三首并刻於湖上寺中

選詩序

孫慎行

詩所謂興觀羣怨者要以事父事君而餘乃及多識若後世人言詩專以多識先而君父則缺矣即於興觀羣怨茫無歸著竹林諸賢不可興者也其興者清言寄傲逃禍之藪也建安才人不可羣者也其羣者飛文馳議私門之植也胡笳獨造不可哀者也其哀者偷生忘義胡婦之音也六朝綺富不可觀者也其觀者哇靡沿習優曲之觴也是於君父大義直毀垣揖盜不已而又何贊流教化之為是道也太宗既弗蒐之正之高中益煽

而揚之子昂名為復古一振乃振於調格非振於義理也為周作賦甚已古今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如也子美一飯不忘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為諫烏棲曲清平調蘇臺越中作真所謂詠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者也自是繼起者無不以宗大約一身之窮通其闕涉其興味猶淺渺而世道之衰離厄會追古悼今者波瀾橫于江漢節概挺于峰劍聲韻淒於金石點綴窮

於繡錯此不蹈彼今不借昔皆要於極態而止焉非是道也不在其選夫千古此君父則千古此義理若激之弗動便如無孔之錐安用硃之況有邈焉胡越不卹宗周又烏取夫嗶音梟喙者也蓋自武韋之朝大泄越之而諸季益凌夷即如維如光曦才美者尚拓落不齒非傑者不能自拔已嘗以四種衷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有迫狹一世之心是之為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年之變是之為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



而無訛誹是之為可怨太白金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深  
致而無艷泆是之為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  
量也第為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衷裁之曲江昌黎東  
野次山達夫襄陽大義為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  
川清聲為可怨襲美微之義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為  
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即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  
間雜不可域也第為之舉其凡他一二篇見竒見錄者  
不可窮也所謂海錯山珍適口而止其凡為可舉焉北

海睢陽魯公表聖大節肩一代人倫恨不多見其詩也  
夫論詩之作多識本興觀羣怨資也覩其名便深維其  
性情與品類而比興隨生作者所最用力也楚騷極命  
椒蘭桂芷虬螭鸞皇比興要念念在君國而無他之故  
為風雅之遺若諸家從風雅起義不第以楚騷起格自  
李杜而外則昌黎次山今未見也諸家故未有楚騷之  
才而未嘗不有楚騷之心其聲冽其志潔其致雅其思  
沈並彬彬善用于多識之資于君父間者大都楚騷流

派無治世之風，昌黎所謂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要  
渺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也。世觀者將病，我不  
貴彼之華美而貴此之黯淡也。予蓋安我初服而不以  
易焉。

尹于皇詩序

李維楨

自詩能窮人之說興而無巖穴處士之行，長貧賤者託  
焉，以為詩必窮而後工，則唐虞之喜起，商周之雅頌，寧  
窮士作耶？蓋才有待以興，亦有助以長，槁項衡門耳目

所覩記胸懷所營綜期不越旦暮地不越尋丈幽仄枯  
寂糾約壹鬱即有結撰不勝寒儉之態豈其才不若人  
其居使之然也余所雅游尹于皇氏者為中丞公冢子  
自舞象之歲而詞鋒穎銳後先督學使者無不置高等  
所至王侯卿相分庭抗禮授簡乞言謂于皇窮士不可  
然年逾壯矣名不登賢能書黃口小兒能誦村學究語  
田舍翁不識一丁行金錢貴人曳青衿游鄉校于皇乃  
與比肩為伍天步多艱國是淆亂中丞公切靡監之憂

即于皇詎能晏然無介於懷謂于皇非窮士亦不可于  
皇屏紈綺之好而薄公車之技游思竹素準則先民嘗  
從中丞公事四方異書必購異人必造異境必詣異事  
必覈聞聲思附同方合志故其詩祖三百宗漢魏奧廡  
六朝三唐博於庀蓄而嚴於師匠景有所值事有所感  
情有所會必寓之詩觀其所為梅檀齋稿者體有九卷  
有十言殆近萬京都宮闕之鉅麗大地河山之靈秀衣  
冠玉帛之雍容邊塞兵戎之悲壯鴻生學士之閒雅逸

民獨行之修潔忠臣貞女之勁挺俠客酒人之慷慨羈  
旅棄婦之悽惻無不具足無不肖像藻綺者不墮浮誇  
淡泊者不窘邊幅軒豁者不失麤豪竒崛者不乖典則  
神與境合氣從意暢彼其外至之物絡繹輻輳使人應  
接不暇而皆受命於寸管操縱陶冶出之如一手可以  
採太史可以歌太師以稱大方矣設于皇而窮仰面看  
屋梁腐毫斷鬚蛙蚓之聲不離泥滓安所益其智慧發  
其興况得此佳言如玉屑乎余故於于皇而信詩之不

必以窮工也于皇不以其所窮自隘不以其所不窮自侈  
誣於一時而伸于千秋顧未有才如于皇而終人下者  
尹氏之先有吉甫其風肆好其詩孔碩而後裔不克紹  
以世卿取譏春秋于皇勉之哉他日嗣中丞起家顯庸  
清風穆如濟美吉甫詩能窮人乎令衆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

徐文長詩選題辭

李維楨

余與朱少欽邵世忠羅一甫同館數稱其郡人徐文長

才時已坐大辟錮獄中沔人蕭君遍為比部郎卹刑兩  
浙屬予解之三君誦其四六書疏及二三詩篇率有致  
後全集出殊不然而袁中郎晚好之盛為題品天下方  
宗鄉中郎羣然推許大雅之士謂中郎逐嗅嗜痂不可  
為訓夫詩文自有正法自有至境情理事物孰有不經  
古人道而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標幟多見其不知量  
也昔顏延年薄湯惠休詩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如文長集中疵句累字誤人不少甬東薛千仞奮曰文



長佳者自有奈何以瑕掩瑜遂作笑柄選其瑜者以傳  
在文長為忠臣在中郎為益友矣文長曾居李文定先  
生幕下不合而去獄中有謝文定啟云三自反而以忠  
又何難於禽獸七縱擒而必獲終信服乎蠻邦今集不  
載嫌其太詘諱之也千仞用意忠厚類此且欲以此例  
選沈向章詩詩道交道庶其中興乎

唐叔達詩序

王衡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

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沈里閭中  
古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為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  
子盛相推服以為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  
癸巳余從家君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投  
匱言利病者紛然叔達為私議某得某失具言其始終  
沿革之故胸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搆兵萬里外羽書  
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當是某喜事某害成或兵  
失將意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

叔達曰吾觀古人某時某事類此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拳開橫口者如木騮泥龍不適於用酒酣氣振往往捋鬚大言曰使吾而得志其為李文饒乎余默不應他人則啞然笑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之倘遇紛難陰為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多不堪至有復見怨者家葑田百畝與寡姪寡妹共有好貸與居京邸兩年盡脩脯濟貧交遂洗手歸鋤舍後數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為人為

已當亦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然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恥為腴詞每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繽紛老法澹宕今人不能及也間以方寸覆瓿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王問伯拉與北來搜其遺詩刻成帙余始得而讀之五言古高閒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精神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

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束縛格律要之無粉澤酸醜氣嗟乎今天下詞壇書棟百倍往昔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真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為名即以此相天下士皆如此矣部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為之叙述梗概於卷尾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程嘉燧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已泛愛才力敏給  
往往不自貴重余皆力篤志類於矜慎而中不能無意  
於名頃長蘅屢躓而智益恬貌益腴若能翫然遺世以  
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樓留連湖上其  
繪畫為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  
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  
盡見如夜遊臯亭龍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  
時老成皆以為不逮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穀比玉見余詩於客坐  
遂相求於數千里外歷數年而始相識其難如是因每  
與長蘅兄弟及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為吾儕雖不逮古  
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  
而役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畧不相示使生同時居同里  
所為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人有不同時之  
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之文多收拾於零落散  
亡之餘而其為標序皆數言而定蓋物之美者不掩而

論以久而自合物理固然達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為  
一病其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  
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一通余  
猶縮胸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前則又不覺手  
舞口諷纏纏中夜不能已蓋其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  
笑也甲寅孟夏將游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為黃  
山之游且令予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  
觀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



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予兩人之意如此

唐叔達詠物詩序

程嘉燧

壬子冬叔達戲為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歎以為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押而語益豪叔達為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亡之故神氣揚揚若身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輒掩卷棄去蓋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予好讀荀卿之書遙相謂曰吾與君老矣無  
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言以養生以全其  
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  
罕至蓋貿貿然一野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  
然萬物無以撓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  
富率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思  
致颺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跡窈眇浩汗  
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詎非雄俊竒崛之

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為詆竒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  
深潛而山海光怪靈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  
少所為詩文皆氣骨高妙似其為人然無意傳於時獨  
前後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為好事所  
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姑敘其大  
畧俾後之覽者知其無意為文非特詞人之雄也

松寥詩引

程嘉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

閣云余乙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  
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予江山九月最佳子能  
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  
詩於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  
處窻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  
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  
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為諸生時客閩喜  
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留廿日

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為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  
矣丁巳卧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  
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間寂低回  
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為悽然舊年刻  
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  
晚遇禪老皈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  
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  
失聲因追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菴書

李宋倡和詩序

程嘉燧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于平生因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詩見懷及讀其山居諸詩令人脩然有拔俗之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其前後和韻徃復五七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詩而屬余為序方余在上黨客有敘程宋倡和集板行於南都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於閩中其胸次恢疎廓落飲酒終夕不醉當興酣耳熱落筆如風雨至數千

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予詩輒相求於數千里外比薄  
遊吳越及留南雍十餘年其名章秀句醉瀋殘墨流散  
人間徃徃徧於僧窻邸壁雖時為高人鉅公所賞歎而  
一再試皆擯於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沈洋淋漓多山  
巔水涯蕭散娛嬉之詞以余蹇拙而顛顛寒餓間為寥  
泐之音大抵發於羈旅草野其為窮人倡和之詩宜也  
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士身膺簪紱之  
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

字櫛句比尋聲赴節以與寒士角至於層次疊發連篇  
累牘此又何也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  
方遺斥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玉頃年益恬  
然浮湛儕俗忘懷得失其心無毫髮坎壈不遇之歎此  
其氣浩然皆出於勢利酣秦潦倒窮厄之外故其文章  
聲氣不俟均節而自合譬則出塵之鶴在陰之和琅然  
高徹雲漢後之誦其詩想見其人恍如揖司馬子微李  
太白之流於千載之上必有徬徨欣慕而尚友之者夫



豈徒尋常文士唱酬之什若候蟲時鳥之所能髣髴  
哉近世朋友道缺士氣不振比玉才氣空海內與人  
交出肺肝雖處窮厄而未嘗以詞色徇人在吳獨善  
余與李長蘅其居南都唯沮修尤善遇之雖少為先  
太守公門下所取士有通家之故而二子之交契非  
以此也丙寅冬比玉還閩展墓吳中訛傳宋病且死  
沮修倉皇寤寐形至誠矢將經紀其家相與收其遺  
文庶幾猶有古人生死不相負之意崇禎戊辰冬吳

下友人程嘉燧書

沈雨若詩草序

李流芳

去年中秋待月於西湖因流連兩山間至紅葉落而  
還雨若後余至而先余去在湖上不數日又初病  
起扶杖蹒躅而行然兩高三竺諸名勝無幽不探  
無竒不詠日得詩數十篇余遊跡所至不能道一  
字僅題畫走筆數篇而已見雨若之詩畏其多  
而服其工不敢出而示之雨若乃欲余序其詩

余又何敢哉猶憶與雨若看潮六和塔下酒後並肩  
輿而行於虎跑山間相與論詩甚洽雨若似以余  
為知詩者雖然余不知詩而能知詩人之情夫詩  
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於俗而去俗甚遠何也俗  
人之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  
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常人若不盡吾知雨若之  
於情深矣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  
從而咏歌嗟歎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故調御

而出之而音節生焉若導之使言而實制之使不  
得盡言也非不欲盡不能盡也故曰無可奈何也  
然則人之於詩而必求其盡亦非知詩者也余嘗  
愛昔人鍾情吾輩之語以為不及情之於忘情似  
之而非者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  
以至於忘則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而惟鍾情者能  
近之也由此言之雨若其將有進于詩者乎請以  
此質之

疏齋詩序

李流芳

愚公疏齋詩凡三刻矣余嘗為序其二集別二年而愚公之詩復滿篋中出以示余其格益工益能達其所欲言者余曰子之為此將以為名乎抑有不得已於是者乎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婢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然余嘗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於性情不得已而詠歌嗟歎以出之非以求喻於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

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與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達而達之則必通人人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非有二也然則求工於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為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之詩掇拾餽釘而為之而詩之亡也久矣愚公有詩之性情者也生於山水之鄉有園廬僕妾舟車琴酒書畫玩好之具可以為樂而終日袖手而哦其樂之殆似有

過於他好者此必以為性情之物不得已而出之而非徒求工以為名高者也其可以語於此乎愚公有所幸  
姬人好畫能詩愚公自序其集行之夫愚公又能以其  
所好者喻諸其人斯亦性情之效也已

台  
の  
し  
ん  
ん  
ん  
ん  
ん

卷二百六十九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九